

支那
撰述

廣弘明集

三之四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四	二	三三	漢書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	二	三三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12	
冊數	20 (2)		
函號	311	6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廣弘明集卷第三
歸正篇第一之三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遼古篇

并序

梁江淹

淺草文庫

僕嘗為造化篇以學古制今觸類而廣之復有此文
兼參天問以遊思云爾

聞之遂古太火然兮水亦溟泮無涯邊兮女媧煉石
補蒼天兮共工所觸不周山兮河洛交戰寧深淵兮
黃炎共鬪涿鹿川兮女媧九子為氏先兮蚩尤鑄兵
幾千年兮十日並出堯之間兮羿廼斃日事豈然兮



嫦娥奔月誰所傳兮豐隆騎雲為靈仙兮夏開乘龍
 何因緣兮傳說託星安得宣兮夸父鄧林義亦艱兮
 尋木千里鳥易論兮穆王周流往復旋兮河宗王母
 可與言兮青鳥所解路誠亶兮五色玉石出西偏兮
 崑崙之墟海此間兮去彼宗周萬二千兮山經古書
 亂編篇兮郭釋有兩未精堅兮上有剛氣道家言兮
 日月五星皆虛懸兮倒景去地出雲煙兮九地之下
 如有天兮土伯九約寧若先兮西方蓐收司金門兮
 北極禹強為常存兮帝之二女遊湘沅兮霄明燭光
 向焜煌兮太一司命鬼之元兮山鬼國殤為遊竟兮

迦維羅衛道最尊兮黃金之身誰能原兮恒星不見
 頗可論兮其說彬炳多聖言兮六合之內心常渾兮
 幽明詭性令智惛兮河圖洛書為信然兮孔甲豢龍
 古共傳兮禹時防風處隅山兮春秋長狄生何邊兮
 臨洮所見又何緣兮蓬萊之水淺於前兮東海之波
 為桑田兮山崩邑淪寧幾千兮石生土長必積年兮
 漢鑿昆明灰炭全兮魏開濟渠螺蚌堅兮白日再中
 誰使然兮北引不見藏何間兮建章鳳闕神光連兮
 未央鐘簾生華鮮兮銅為兵器秦之前兮丈夫衣絲
 六國先兮周時女子出世間兮班君絲履遊太山兮

人鬼之際有隱淪兮四海之外孰方圓兮沃沮肅慎
 東北邊兮長箭兩面赤乘船兮東南倭國皆文身兮
 其外黑齒次裸民兮侏儒三尺並為鄰兮西北丁零
 又烏孫兮車師月支種類繁兮馬蹄之國善騰奔兮
 西南烏弋及罽賓兮天竺于闐皆胡人兮條支安息
 西海濬兮人跡所極至大秦兮珊瑚明珠銅金銀兮
 璫璃瑪瑙來雜陳兮碑磔水精莫非真兮雄黃雌石
 出山垠兮青白蓮華被水濱兮宮殿樓觀並七珍兮
 窮陸溟海又有民兮長股深自豈君臣兮丈夫女子
 及三身兮結芻反舌一臂人兮跂踵交脛與羽民兮

不死之國皆何因兮茫茫造化理難循兮聖者不測
 况庸倫兮筆墨之暇為此文兮薄暮雷電聊以忘憂
 又示君乎

梁典云江淹位登金紫初淹年六歲能屬文為詩
 最長有遠識愛奇尚年二十以五經授宋諸王待
 以客禮初年十三而孤貧採薪養母以孝聞及梁
 朝六選侍中夢郭璞索五色筆淹與之自是為文
 不工人謂其才盡然以不得志故也有集十卷深
 信天竺緣果之文余檢其行事與傳同焉綴述佛
 理不多錄其別篇知明賢之雅志耳

家訓歸心篇

北齊顏之推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素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耳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之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仁義五常符同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醜饗刑罰因民之性不

可卒除就為之節使不淫濫耳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為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而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益後世之乙乎為異入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一曰夫遙天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為精氣日為陽精月為陰精星為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為石矣精若是石不可有光性又

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
 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
 與日月光色同耳但以大小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
 當石耶石既牢密鳥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
 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
 得借違其間遲速理寧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
 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為石地既滓
 濁法應沉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
 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為不溢歸墟尾
 閭溲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

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
 開便有星宿九州未畫列國未分剪疆區野若為躔
 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
 福就中不差懸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為分野止繫中
 國昂為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夷彫題交趾獨棄之
 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
 之外乎凡人所信唯耳與目自此之外咸致疑焉儒
 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穹乍安斗極所周苑
 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
 故信凡人之臆說疑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

界微塵數劫乎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
 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
 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
 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
 萬石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
 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千變萬化人力所為尚能如
 此何妨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
 成淨土踊生妙塔乎

二曰夫信謗之興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
 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間終難獲報耳善惡

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為虛
 妄乎項託顏回之短折伯夷原憲之凍餒盜跖莊蹻
 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
 為實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為惡而儻值福徵便
 可怨尤即為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
 又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
 潔乎見有各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覩凡猥流俗便生
 誹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為過俗僧之學經律
 何異士人之學詩禮詩禮之教格朝廷之士略無全

行者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貴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慚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為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髦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為僧尼也皆由為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算非太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

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為罪人也若能皆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僂佻之國則有自然杭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

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連屬及其沒後則與前身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鬼神亦見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為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德以此而論可不為之作福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以身事而乃愛護遺以基址況於

已之神爽頓欲棄之乎故兩疎得其一隅累代詠而
 彌光矣凡夫矇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生非一
 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
 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已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
 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
 何親也而為其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
 樂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
 之人生居世須顧俗計樹立門戶不得悉棄妻子一
 皆出家但當兼修行業留心讀誦以為來世資糧人
 身難得勿虛過也

七錄序

梁阮孝緒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華載育非風雲無以
 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彝倫
 非夫丘素墳典詩書禮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
 之化也哉故洪荒道喪帝昊興其爰畫結繩義隱皇
 頡肇其文字自斯已往公襲異宜功成治定各有方
 冊正宗既殄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若綴旒故仲尼
 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
 夫有志以為古文猶好也故自衛反魯始立素主於
 是刪詩書定禮樂列五始於春秋興十翼於易道夫

子既亡微言殆絕七十並喪大義遂乖逮于戰國殊俗政異百家競起九流互作嬴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禍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俊歆等讎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會向亡喪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奏其七略及後漢蘭臺猶為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闡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傳毅並典祕籍固乃因七略之

辭為漢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者袁山松亦錄在其書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晉領祕書監荀勗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亂其書略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克始加刪正因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略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為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宋祕書監謝靈運丞王儉齊祕書丞王亮監謝朓等並有新進更撰目錄宋祕書殷淳撰大四部目錄又依別

錄之體撰為七志其中朝遺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大半焉齊末兵火延及祕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錄其尚書閣內別藏經史雜書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踰於當今者也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臥病閑居傍無塵雜晨光纔啓緗囊已散宵漏既分綠表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略探盡祕奧每披錄內省多有缺然其遺文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已來王公搢紳

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自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為新錄其方內經史至于術伎合為五錄謂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為一錄謂之外篇凡為錄有七故名七錄昔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愍其勤雖復稱為良史猶有捃拾之責况總括羣書四萬餘卷皆討論研覈標判宗旨才愧疎通學慚博達靡班嗣之賜書微黃香之東觀儻欲尋檢內寡卷軸如有疑滯傍無沃啓其為紕繆不亦多乎將恐後之罪予者豈不在於斯錄如有刊正請俟君子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

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眾錄謂
 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為七略
 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為名次六藝略次
 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次方伎略王
 儉七志改六藝為經典次諸子次詩賦為文翰次兵
 書為軍書次數術為陰陽次方伎為術藝以向歆雖
 云七略實有六條故別立圖譜一志以全七限其外
 又條七略及一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并方外
 之經佛經道經各為一錄雖繼七志之後而不在其
 數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榜

經目改為經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為內篇第一
 劉王並以眾史合于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
 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
 為繁蕪且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
 所以別為一略今依擬斯例分出眾史序記傳錄為
 內篇第二諸子之稱劉王並同又劉有兵書略王以
 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為軍竊謂古有兵革兵
 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
 從兵兵書既少不足別錄今附于子末總以子兵為
 稱故序子兵錄為內篇第三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

制故改爲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爲集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爲內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故改爲陰陽方伎之言事無典據又改爲藝術竊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術之該通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不逮方伎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醫經經方不足別創故合術伎之稱以名一錄爲內篇第五王氏圖譜一志劉略所無劉數術中雖有曆譜而與今譜有異竊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爲部故隨其名題各附本錄譜既注記之類宜與史體相參故載于記傳之末自

斯已上皆內篇也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說諷味方軌孔籍王氏雖載于篇而不在志限卽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錄爲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尚矣劉氏神仙陳於方伎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錄爲外篇第二王則先道而後佛今則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凡內外兩篇合爲七錄天下之遺書祕記庶幾窮於是矣有梁普通四年歲維單閏仲春十有七日於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通人平原劉杳從余遊因說其事杳有志積久未獲操筆聞余已先著鞭欣然會意

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廣其聞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之於傳釋盡歸子慎之書也

古今書最

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

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

袁山松後漢藝文志書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萬九

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

佛經書簿少二卷不詳所載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

七百六十六部存

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十五卷三千一十四卷

晉義熙四年祕閣四部目錄

宋元嘉八年祕閣四部目錄一千五百六十四

卷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五十五卷四百三十八卷佛經

宋元徽元年祕閣四部書目錄二千二十卷一

萬五千七十四卷

齊永明元年祕閣四部目錄五千新足合二千

三百三十二卷一萬八千二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合

二千九百六十八卷二萬三千一百六卷

丞殷鈞撰祕閣四部書少於文德書故不錄其數也

新集七錄內外篇圖書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

八十八種八千五百四十七卷四萬四千五

百二十六卷 六千七十八種八千二百八十四卷

經書二百三種二百六十三卷八百七十九卷圖符

內篇五錄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五千

四百九十三卷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卷三

三百一十八種五千三百六卷三萬七千一百八卷經書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八十七卷七百七十卷圖符也

外篇二錄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種三千五十

四卷六千五百三十八卷 二千七百五十九種五千九百七十九

八卷六千四百三十四卷經書七十六種七十八卷一百卷符圖

七錄目錄

經典錄內篇一

易部本四種九十六帙五百九十卷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帙一百九十卷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帙三百九十八卷

禮部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帙一千五百七

十卷

樂部五種五帙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九帙一千一

百五十三卷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十二帙四百一十六卷

孝經部五十九種五十九帙一百四十四卷

小學部七十二種七十二帙三百一十三卷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帙四千七百

記傳錄內篇二卷

國史部二百四十六種五百九帙四千五百九

十六卷

注曆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帙一千二百二

十一卷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帙一千三十八

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帙八百一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二帙二千二百五十

六卷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帙八百八十六卷

偽史部三十六種二十七帙一百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十九帙二千四

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帙二百五卷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九

小卷 譜狀部四十二種四百二十三帙一千六十四

卷

簿錄部三十六種六十二帙三百三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種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

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錄內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帙六百四十卷

道部六十九種七十六帙四百三十一卷

陰陽部一種一帙一卷

法部十三種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卷

名部九種九帙二十三卷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

縱橫部二種二帙五卷

雜部五十七種二百九十七帙二千三百三十

子部八卷

農部一種一帙三卷

小說部十種十二帙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帙二百四十五卷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三帙三千

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內篇四

楚辭部五種五帙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

百九十七卷

總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

百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

萬七百五十五卷

術伎錄內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

緯讖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

曆筭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十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種六十一帙三百七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一百八十帙一千二百五

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千七百三十六

卷

佛法錄三卷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二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種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

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一百六十四帙一千一

論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九十五帙

五千四百卷

仙道錄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

八卷

服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

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略一帙三卷序錄一卷

正史刪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錄一卷

高隱傳一帙十卷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錄一帙七卷

序錄二帙一十一卷

雜文一帙十卷

聲緯一帙一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阮孝緒撰不

足編諸前錄而載於此

孝緒陳留人宋中領軍歆之曾孫祖慧真臨賀太守
 父彥太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三略通五經太義隨
 父為湘州行事不書南紙以成父之清年十六丁艱
 終喪不服綿纊雖蔬食有味則吐之在鍾山聽講母
 王氏忽有疾孝緒於講座心驚而返合藥須生人參
 自採於鍾山高嶺經日不值忽有鹿在前行心怪之
 至鹿息處果有人參母疾即愈齊尚書令王晏通家
 權貴來候之傳呼甚寵孝緒惡之穿籬而遁晏有所
 遺拒而不納嘗食醬而美問之乃王家所送遂命覆
 醢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常以鹿林為精舍環以林

池杜絕交好少得見者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之而不
 敢進睨鹿林謂其兄履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太中
 大夫殷芸贈以詩任昉止之曰趣舍苟異何用相干
 於是朝貴絕於造請唯與裴貞子為交貞子即子野之諡天
 監十二年祕書監傅昭薦焉並不到天子以為苟立
 虛名以要顯譽自是不復徵聘故何胤孝緒並得遂
 其高志南平元襄謂履曰昔君大父舉不以來遊取
 累賢弟獨執其志何也孝緒曰若麕鹿盡可驂馭何
 以異夫駮驥哉王作二閭及性請義並以示之請為
 潤色世祖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妍神記

騾驥騾力足切驥女利切 賻音附贈 單闕單時連切闕音
 謁單闕太歲在卯也

徑山寂照庵自刻
 廣弘明集第三卷
 武林釋大能對長洲徐普書真州劉文元刻
 萬曆庚戌歲仲夏識

廣弘明集卷第四

歸正篇第一之四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梁武帝捨事道法詔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手不釋卷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為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蓆草屨葛巾初臨太寶即備斯事日唯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

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
 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
 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眾
 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
 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
 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象外度羣迷於欲海
 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垂
 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
 界而為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
 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遂乃湛說圓常且復

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
 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
 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
 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
 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
 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一乘念正願諸佛
 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于時帝與道俗二萬
 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
 一日又勅門下太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
 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為邪道朕捨邪外以事

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偽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上武帝捨事道法啓

并敕

邵陵王綸

天監三年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般若之利刀牧涅槃之妙果泯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水清日盛霧豁雲除燭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聳瞽之士慕探賸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見周鑒振微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

傳萬德方兆華俗潛啓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
 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
 物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
 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權因顯崇
 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
 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
 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
 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
 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
 藍精舍寶剎相望講道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

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
 鹹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
 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
 啓

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勅云能改迷入
 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齊高祖廢道法詔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
 三張弘衍二葛邈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
 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

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三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與道法高帝惑之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呪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人擁開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為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衒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令上統法師與靜揃試上統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

令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佛俊一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輿將來於是合眾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既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一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呪諸衣

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
 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勅取衣乃至
 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衣都
 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
 自號為內內則小也名我道家為外外則大也顯應
 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處外為大矣靜與
 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
 宗在二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
 人未悟仍有祇崇麴蘖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
 悲永隔上異仁祠下垂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

勤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
 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剃爾日斬首者非
 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
 塗地偽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
 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洋即元魏
 丞相高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性急為奴所害洋襲
 其位代為相國魏曆將窮洋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橫
 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為禪文
 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為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
 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

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治國
 臨水自見帝從之覩羣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
 鷹鷄去官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
 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太統法上面
 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勅
 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
 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彌遙曰高洋駝來便
 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日爾
 來何如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北行東頭
 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

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
 於晉陽

通極論 并敘

釋彥琮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真俗兩端孰能判同異
 所以大隱則朝市匪諠高蹈則山林無悶空非色外
 天地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膽可如楚越或語或默
 良踰語默之方或有或無信絕有無之界若夫雲鴻
 震羽孔雀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發心
 卽是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入法豈要抽簪此卽
 染淨之門權實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

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旨大矣哉諒為深
 遠寔難鉤致竊聞陰陽合而萬物成鹹淡和而八珍
 美何廢四時恒序五味猶別以此言之豈真俗之混
 淆隱顯之云異或有寡聞淺識則欲智凌周孔微庸
 薄宦便將位比帝王強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已矣
 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白賤憊沙門愚襲
 腐儒戲招冥禍或有始除俗服狀如德冠天人纔掛
 僧名意似聲高海城傲然尊處詳為極聖豈知十纏
 猶障三學靡聞不隨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
 二子殊途一何踳駁高懷達士孰可然哉冀欲解紛

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抑揚終以道為宗致其猶
 五色綺錯近須彌而會同萬像森羅依虛空以總集
 歸根自芸芸之物吞谷實茫茫之海斯誠光贊於佛
 道述獎於玄門庶令無我無邪允謙允敬式貽後進
 論之二云爾

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塵俗獨栖丘壑英明逸九天之
 上志氣籠八紘之表藉茅枕石落髮灰心囊衣殊羊
 續之袍繩牀異管寧之榻自隱淪西嶽數十年矣確
 乎不拔澹然無為每自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濟天下但蒼生擾擾繫以愛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

塗炭復須棄置林藪分衛人間於是屈跡暫遊方踐
 京邑次於灞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於流水飛鶴
 蓋於浮雲繡衣侯服薰風合氣璵勒金鞍爭光炫日
 定知擲果之愛是屬潘生割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軫
 城隅陪曹主之席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道逢先生
 怪而問曰先生貌若燕趙之士髮如吳越之賓容色
 似困陳蔡衣製不闕楚魯徐行低視細語顰眉瓦鉢
 恒持無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何殊原憲之藜杖
 此地未之覩我嘗所不聞敢問先生何方而至先生
 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子馳騁於名利荒昏於色聲

戴天猶不測其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聞坎井之內
 本無吞舟之鱗榆枌之間詎有垂雲之翼吾非子之
 徒歟其可識乎試當為子言之幸子暫留高聽吾師
 也德本深構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
 末總法界而為智竟虛空以作身寧唯氣稟一儀道
 周萬物而已斯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
 為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
 啓愚夫之視聽須示真人之影跡其猶谷風之隨嘯
 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抑惟常理於是降神兜
 率之宮垂像迦毗之域氏曰瞿曇種種稱利利俗名悉

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家世則輪王迭襲門風則聖道相因地中三千既殊於維色國朝八萬有踰於稽嶺宗親籍甚孰可詳焉暨吾師生也坤形六動方行七步五淨雨華滿國二龍灑水徧空神瑞畢臻吉徵總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復孕異堯軒產殊禹偃至如黑帝入夢之兆白光滿室之徵徒曰嘉祥詎可擬議身邊則金色一丈眉間則白毫五尺開卍字於眉前躡千輪於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龍顏虎鼻八彩雙瞳方我妙色較其昇降者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譬私陀之視吾

師未可同日於是崇業大寶正位少陽甲觀洞開龍樓迥建至如多才多藝允文允武非關師保自因天骨或於太子池臨泛之辰博望苑馳射之際方格香象氣冠神功試論姬發曹丕莫之與擬漢盈夏啓寧足涉言父主宿衛甚嚴喻視彌篤九重禁闥聲聞則四十里三時密殿姬麗則一萬人然以道性恬凝志願沖固雖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之節歷王城之四門哀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屣尋真其於斯矣于時桃則新華落雨青春始仲月則半輪低閣永夜方深觀妓直之似橫屍悟宮闈之

如敗家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闕雖復秦世蕭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於箕山莊周曳尾於濮水方茲去俗何其蔑如是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跡沐金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獻糜座因施草於是十力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席卷太業剋成獨稱為佛是吾師也法輪則奈國初轉僧侶則倚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朋友西域之大勢東方之徧吉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心餐風而合掌於是他化宮裏乃弘十地耆闍山上方會三乘善吉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

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羣之比丘習前則吐納江湖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劫則方石屢盡辯數則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竝驅馳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慈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筌蹄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特

恃斯乎但世道紛華羣情矯薄人代今古暨于像運
 既當祖北稍復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佇
 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
 矣自後康僧會竺法護佛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
 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並能銷
 聲掛冠翕然歸向緇門繁熾焉可勝道吾少長山東
 尚素王之雅業晚遊關右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
 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唯佛教也歟遂乃希前
 代之清塵仰羣英之遠跡歸斯正道拔自沉泥本號
 離欲之逸民摧邪之大將吾之儔黨其謂此乎公子

感頌而言曰觀先生之辯雖可談天然其所說何太
 虛誕竊尋佛本啓化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娑婆
 總攝靡所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震有頂或復八部
 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我十萬里餘俱在須彌之
 南並是閻浮之內那忽此間士庶無至佛所如來亦
 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靡載我墳籍詳此二
 三疑惑逾甚僕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以和光於
 塵裏披蓮於火內至若束帶垂纓無妨修德留鬚長
 髮足可閑居且道本虛通觸無不是何必絕棄於冠
 簪專在於錫鉢竊以不傷遺體始著孝心莫非士臣

終從朝命今既赭衣髡髮未許其罪不仕天子無乃
 自高敢諮先生請當辨析先生曰吾聞大音不入於
 俚耳其驗茲乎猶欲以寸管窺天小螺量海而我法
 門復出非吾子之能極吾且仰憑神力更為言之吾
 師化道含弘靈鈞遠被但衆生緣薄自為限礙耳何
 關佛威之不大聖澤之無均其猶日月垂像麗天雷
 霆發音動地而簡於聾聵豈光微聲小者哉然佛遊
 舍衛有餘二紀三億之家猶不聞見何怪邊地十萬
 里乎竊以周孔之生本惟華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
 何耶至於東方朔之昇天淮南王之入籙然乘鸞排

霧世有其人欲不長於神仙猶密之而弗載寧解味
 吾師之道術書之於傳史乎況值秦皇焚典經籍不
 全何容守此局文遂無大見然有感彼正真甘茲隨
 俗未悟身之非潔豈達命也無常服翫則數重不止
 慳貪則一毛難落屑屑頑民可悲之甚吾已無保於
 形骸誰有管於炫好鬚髮既剪我心自伏衣惟壞色
 愛情何起所以五綴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蕭然物外
 是曰逆流竊聞夏禹疏川則有勞手足墨翟利物則
 不恪頂踵殺身以成仁餓死而存義此並有違於大
 孝然猶盛美於羣書吾養性栖玄立身行道方欲廣

濟六趣高希萬德豈學子拘之於小節顧在膚髮之間哉扇逐榮名餘事從北面之朝也其若効淺祿微唯勞諾走無暇功高位極常懼危溢不安千仞棄珠一何賤寶但火內之蓮非吾所發染而不染何爾能知公子曰先生強誇華以飾非護璫茨而不掃請聽逆耳之篤論略條其弊也四焉僕聞玉樹不林於兼葭威鳳不羣於燕雀先生道雖微妙門人獨何庸猥或形陋族微或類卑神闇無二端可以參多士無十畝可以為匹夫墮王事之不閑恥私門之弗立寄逃役於佛寺之內纔容身於法服之下見人不能敘寒

溫讀經不解立正義空知高心於百姓背禮於二親非所以自榮其弊一也僕聞采椽土階之儉唐堯之所以字民瓊室玉臺之盛商辛之所以敗俗況如來行惟少欲德本大悲只應宴坐於塚間經行於樹下何宜飾九層之刹建七寶之臺不愍作者之勞不慚居者之逸非所以自約其弊二也僕聞無自伐功老聃之極教不讚已德唯佛之格言勞謙則君子終吉克讓則聖人上美必若內德克盛自然外響馳應賓侶坐致揄揚豈況佛心澄靜二諸得失之咎如何獨許世尊之號不欲推人然支羣經莫二之宗各談第

一之稱自生矛盾將何以通非所以自遜其弊三也
 僕聞情存兩寶心慎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懷廉士之
 高節或散之於宗族或棄之於山水況玄道清淨反
 俗沙門而復縱無厭之求貪有為之利勸俗人則令
 不啻髓腦論矚施則便無讓分毫或勝貴經過或上
 客至止不將虛心而接待先陳出手之倍數此乃有
 識之同疾海內之共知非所以自廉其弊四也僕直
 言雖苦可為藥石惟先生高見覽以詳之先生曰吾
 子不笑何謂道耶子但好其所以同寧知其所以異
 徒欲圮毀未損金剛吾道弘遠豈可輕矣吾聞萬機

斯總聖皇所以稱大百川是納巨壑所以為深王則
 不恥於細民海則無逆於小水況吾師大道曠無不
 濟有心盡攝未簡怨親自當品戒德之小大混族類
 之高下故有除糞庸人翻涉不生之位應書貴士倒
 墜無間之獄內祕難識外相孰知子何自擅為銓衡
 吾未相許為水鏡若但以貌取人失之遠矣遂使叔
 向伏駸蔑之語長者悟沙彌之說且復窮通有運否
 泰無恒或始榮而後辱或初微而後盛異轍紛綸可
 略言也至如立錐無地非慕堯舜之德餘苗不紹豈
 傳湯武之聖詎知吞併六國其先好馬牧人約法三

章則唯亡命亭長樊灌起取屠之肆伊呂出厨釣之
 間歷代因循高門相襲遂為四海強族五陵貴氏冠
 冕陵雲風流蓋世暨若朝陽晞露羨早疑之難留宿
 草負霜混螻蟻之莫別是知用與不用虎鼠何常尋
 末窮本人倫一槩那忽輕以乘軒蔑茲甕牖雖復才
 方周旦亦何足觀嘗試言之朝市虛煩身心空弊智
 者同棄賢人共鄙但覺斯懷之可入所以避地而歸
 來吾則馱來苦而知昨非子便耽往欲而惑今是寧
 自安貧樂道少賤多能奚用太廟之犧牲豎子之稟
 鴈吾今素質自居默念無雜不假導於仁義豈亂想

於繁華固亦騎遺牝牡自忘寢膳詎守寒溫之小才
 音義之薄伎修心可以報德何局定省之儀弘化可
 以接引寧止俯仰之事此吾所謂一勝也吾師空閑
 樂處不唯聚落輕微務納豈獨珠瓔是以栖形五山
 遊神三徑或受童土或餐馬麥讚淨心之小施譏雜
 相之多捨庶令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信斯自
 束脩大體供養恒式豈佛身之欲須乃舍生之達志
 便以凡俗難悟僑嫉未除競獻名寶利收多福所以
 玉槃高刹掩日聳於半天繡桶飛甍連雲被於寓內
 爭名好尚善將焉在著相於識遂及乎斯雖乖至真

之理足感榮華之樂生民唯此為功如來亦何抑說
 此吾所謂一勝也吾聞談無價之奇寶冀欲拯貧讚
 不死之神香只將愈疾但眾生信邪巫之狂藥捨正
 覺之甘露因毒已深懷迷自久吾師之出世也本許
 救濟為功知我者希無容緘默使物識真以迴向何
 是非而自取若夫二佛不並於世兩日不共於天厥
 號無等庶弘至教非如君子之小聖事謙讓之風者
 已然至理同歸逐情異說是經稱最各應宜聞此吾
 所謂三勝也吾聞不趨四民之利莫致百鎰之金但
 大患未亡有待須養吾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子名

施主則傾之以國城何容責我之貪非不自揣已之
 慳蔽是驗分財相得獨應管鮑乎吾聞天主武庫出
 給尚不由臣下況吾師福物取與寧獨任凡僧本雖
 四輩而來今屬三寶而用為道興供義乖行福既為
 十方常住非曰私擬諸已自專則法律不許請眾則
 和合無由不知子何德以能銷吾何情而敢擅只懼
 我之同咎豈欲貪利者哉竊以粒重七斤投水則煙
 火騰沸飯餘一鉢與人則羣類克滿佛猶無恪於飢
 大寧有惜於餓烏是知輒用固以招憇迴施許而獲
 益真是眾生之薄福則非社師之褊心至如餓鬼不

觀川流病人弗覺美味罪關於餓病豈流味之無也
 竊聞功淳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勲明主責躬蒼旻不
 言而効德子弗能自慨之無感專謗吾師之不惠持
 此饗餐何以爲人至若鄭侯傾產於交遊田君布心
 於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詎擬福田而推揚此吾所
 謂四勝也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子但驚所未聞惑
 於所不見吾之所說子可悟矣公子曰先生雖高談
 自雪終類守株所論報應何其悠眇僕聞開闢混元
 分割清濁薄淳異稟愚聖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圓翔
 潛之鱗羽命分脩短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

是宿業之能爲竊見景行不虧天身世而嬰禍狂勃
 無禮竟天年而響福遭墮若斯因果何驗且氣息則
 聚生散死形神則上歸下沉萬事寥廓百年已矣何
 處天宮誰爲地獄庸人之所信達士未之言先生猶
 或繫風請更量也先生曰公子辯士哉見何庸淺所
 談不踰百世所歷無越八荒詎能曉果報之終期察
 因緣之本際不可局凡六識罔聖三明者也吾聞播
 植百穀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詎止陰陽之力既
 有根於種類亦無離於集起竊見或體合夫妻子孫
 不孕或身非鰥寡男女莫均至於螢飛蟬化蜂巢蟻

卵非構兩精之產豈從一藏之妊若但稟之於乾坤
 人亦奚賴於父母一須委運慈孝何歸是知因自參
 差果方環互支分三報星羅萬品或令身而速受或
 來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可朽竊以賞罰不濫王
 者之明法罪福無舛業道之大功政治則五刑罰祿
 位賞幽祇則三塗罪人天福目前可以為鑒誠豈伊
 吾之構虛論哉子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岱宗
 便謂無鬼府但善惡積成則殃慶有餘被之茂典爾
 所未悉至如疏勒涌泉之應大江橫石之感羊公白
 玉郭巨黃金驄標鮑宣之馬珠降噲叅之鶴爰及宣

王之崩於杜伯襄公之懼於彭生白起甘死之徵李
 廣不侯之驗陸抗殃則遺後郭恩禍則止身斯甚昭
 著孰言冥杳雖有知無知六經不說然祭神祭鬼三
 代攸傳必也死而寂寥何求存以仁行無寧棄儒墨
 之小教失幽明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太甚愚僻早須
 歸悔體我真言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
 僕聞天生烝民剛柔為匹所以變化形器含養氣靈
 婚姻則自古洪規嫁娶則列代恒禮罪應不關於子
 胤道亦無礙於妻妾遂使善慧許賣華之約妙光納
 施珠之信眾香六萬尚曰法師毗耶二千猶名大士

何獨曠茲仇偶擁此情性亢龍有悔其欲如之品物
 何以生佛種誰因續此先生之一蔽也僕聞猛獸為
 暴民之業毒蟲含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秋獮除害
 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於牛豕充犧羔鴈備
 禮運屬厨人之手體葬嘉賓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
 用然復鳥殘自死虎聽內律如何闕養形命空作土
 塵此先生之一蔽也僕聞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
 為物其來尚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以嵇阮七賢
 興情於斗石之量勛華兩聖盛德於鍾壺之飲管則
 藉此而談玄于則因茲而斷獄聞諸往哲未嘗不醜

但自持之於禮何用阻眾獨清此先生之二蔽也僕
 聞八政著民天之食五味資道器之身降茲呼吸風
 霞餌飲芝露敢為生類罔弗由之自可飽食用心無
 廢於道業何假持齋倦力有乏於勤修此先生之四
 蔽也先生若改斯蔽僕亦慕焉先生曰吾聞剛彊難
 化固當爾耳子之蔽乎自不知其蔽吾之通也子豈
 識其通由此觀之未可與言道也竊以鄙言無遜尚
 避至親邪行不仁猶慚先達然其男則纔離襁褓羨
 雙飛以求娶女則僅辭乳哺怨空房而感情苟貪小
 樂公行世禮積習生常混然誰怪此而無恥尤類鷄

鵲勿將羣小之制婚敢非高尚之敦雅且婚者昏也
 事寄昏成明非昌顯之裁範諒是庸鄙之危行獨有
 展禽柳下之操可以厲淫夫彭祖獨臥之術可以養
 和性斯固播之於良書美之於方策況乃吾師之成
 教也弘淨行之宗經豈復順彼邪風嬰茲欲網將出
 六天之表猶無攜妓妾既超四空之外焉可挾妻孥
 唯有二果白衣繫業通許一牀居士精而難混但品
 物之生自有緣託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於吾師獨
 不聞同一化生士無女業咸屏四大法喜資形此吾
 所謂一通也吾聞生死去來本方步躡顯晦上下無

異循環業之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之徒牛
 哀伯奇之類狐爲美女狸作書生抑亦事歸難思豈
 易詳也竊以持戒無畏鬼龍合德不懼蜂蠆怖鴿投
 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以明珠人惡則應之以毒
 氣諒由息之生殺豈禽獸唯害物耶雖復飛走別形
 惜身莫異輪迴無始誰非所親恕已爲喻亦何不忍
 詎可宰有生之血肉充無用之肌膚至若死而歸土
 物我同致所以黃不食鼈孔猶覆醢况吾仁慈之隱
 惻孰甘美於肥鮮但五律漸開雙林永制此吾所謂
 一通也吾聞酒池牛飲著乎在昔雖百六數窮亦亂

國斯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令身酪酏是焉可驗
 來生幽暗將復何已至如文舉之罇不空玄石之巽
 難悟蓋惟耽酒之狂客曷可以論至道哉但使深酣
 則過多微醺則愆薄欲言飲而無失未之有也往賢
 之所嚴戒良以此乎縱不關物命亦無宜舉酌此吾
 所謂三通也吾聞戒自禁心齋唯齊志可謂入道之
 初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情嗜
 欲終為難滿所以節限一時足充四大覺翳螳之附
 後見野狼之對前危亡之期既切飢渴之情遂緩自
 忻道勝而肥何嗟食短而倦竊以帝王之祠宗廟夫

子之請伯陽猶須絕味辛葷清居齋室况吾欲亡身
 而訪道寧復留心於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莫
 謂子所不能謂吾為蔽吾之所辯幸子擇以從之公
 子於是接足叩頭百體皆汗翬飛膽喪五色無主既
 如料虎復似見龍悅焉若狂莫知所對先生摩頂勞
 曰吾惟愍物子何怖耶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
 本生下邑無聞大覺之名稟性疎野翻踵外邪之見
 不遇先生幾將禍矣比承下風之末精義入神仰恃
 太慈追收前失請容剝落受業於先生之門也先生
 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廣弘明集卷第四

校論

第四紙

一行裁

音釋

莞

古九切小蒲也

熿

即略切火炬也

屨

隱豈切畫屏風也

憚

羊益切悅也

胸

其俱切脯也

踏

踏尺尹

駮

北角也

紮

切立

也

鏢悲矯切馬也

契

音薛與

赭

章也切赤也

復

兄詠切遠也

蔑

馮子紅切蔑莫

桷

古岳切椽也

饗

饗吐刀切食也

經山寂照庵自刻

廣弘明集第四卷

武林釋大能對長洲徐普書上元周子孝刻

萬曆庚戌歲仲夏識

